



网站首页
文学百科

关于本所
论著评介

最新动态
学术回溯

学术要闻
所办刊物

科研成果
新书上架

科研教育
热点关注

当代作家作品
外国文学研究



站内搜索 SEARCH

关键词:

栏目:

全部栏目

搜索

当前位置: 文学百科

希伯来: 《圣经·旧约》

古代希伯来文学诞生于迦南(现今巴勒斯坦)地区。公元前1000多年以前,希伯来人从幼发拉底河流域来到这里,占领了迦南地区。迦南人称他们为“希伯来人”,意思是从河(幼发拉底河)那边来的人。公元前11世纪和前10世纪之间,希伯来人逐渐将许多小部落合并,建立了统一的国家,第一任国王为扫罗(公元前1028-前1013年在位)。之后,大卫登上王位(公元前1013-前973),建都于耶路撒冷,赶走了侵略者,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大业。大卫死后,他的儿子所罗门继任(公元前973-前933)。所罗门在位期间是以色列犹太王国的鼎盛时代。

公元前925年,以色列犹太王国分裂为两个国家,北是以色列,南是犹大。自此以后,国力日渐衰弱,不断受到周围大国的侵略。公元前722年,以色列王国被亚述灭亡,结束了该国200余年的历史。公元前586年,巴比伦又攻占了犹太王国的首都耶路撒冷,劫走数万人作为俘虏,史称“巴比伦之囚”,犹太王国随之灭亡。后来,这个地区先后为波斯、马其顿和罗马等帝国所统治,希伯来人(又称犹太人)被驱逐出境,流落世界各地。

由于古代希伯来人崇尚宗教,它的许多文学作品都与宗教有关,现在所能见到的作品几乎都收集在与犹太教和基督教有关的经典中,即《圣经·旧约》、《次经》和《死海古卷》中,其中以《圣经·旧约》最为重要。

《旧约》是古希伯来文学的基本汇集。它共有39卷,分为经律书、历史书、先知书和诗文集四部分。经律书指1至5卷,即《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这部分产生最早,内容是关于远古时代的神话传说。历史书共10卷,包括《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上下、《列王纪》上下、《历代志》上下、《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内容是记述以色列犹太王国的历史。先知书共14卷,包括《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何西阿书》、《约珥书》、《阿摩司书》、《俄巴底亚书》、《弥迦书》、《那鸿书》、《哈巴谷书》、《西番雅书》、《哈该书》、《撒迦利亚书》和《玛拉基书》,内容是先知先觉者的号召和演说。诗文集共10卷,包括《路得记》、《以斯帖记》、《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雅歌》、《耶利米哀歌》、《但以理书》和《约拿书》,内容是诗歌、小说、戏剧和箴言等。

《旧约》中的文学作品广泛地而生动地表现了希伯来人的社会历史、风俗习惯和思想感情。《旧约》中的神话汇集在《创世记》里,其中以上帝创造宇宙、人类和挪亚方舟的神话最负盛名。如上帝创造人类的神话说:上帝先用尘土造了一个男人,又从他身上取下一根肋骨造了一个女人,让两人住在伊甸园里,可以游戏,吃树上的果子,但不准吃善恶树上的果子。起初,两人光着身子,后来一条蛇引诱那个女人偷吃善恶树上的果子,女人自己吃了又给男人吃,于是他们眼睛亮了,觉得赤身裸体很不雅观。上帝发现以后,便把他们赶出了伊甸园。这个男人名叫亚当,女人名叫夏娃,他们成为人类的始祖。不过,希伯来人对于人类起源的有趣解释具有一定的艺术魅力,因为它表现了人类童年时期的天真性格。又如挪亚方舟的神话说:亚当和夏娃生儿育女,人类繁殖得越来越多,并且行为邪恶;于是上帝决定让洪水泛滥大地,消灭人类,仅仅允许好人挪亚造一条船躲避洪水。挪亚按照上帝

的吩咐建造了一条方舟度过了洪水危难。大雨停止以后，挪亚放出一只鸽子，鸽子叼回一片新橄榄叶子，这表明洪水已经退去。洪水泛滥是古代人经常遇到的可怕自然灾害之一，但这个神话把它说成是上帝的安排。若去掉这层宗教外衣，则可以看到希伯来人对于洪水泛滥的有趣解释以及他们制造方舟战胜洪水的聪明才智。

《旧约》的故事颇为丰富，约瑟的故事、摩西的故事、参孙的故事、大卫的故事和所罗门的故事等都是十分脍炙人口，兹举所罗门断案的故事为例。故事说：有一天，两个妇女一起来到所罗门面前告状，其中一人抱着一个死孩子，一人抱着一个活孩子，两个人都说活孩子是自己的，死孩子是对方的，闹得不可开交。所罗门想了想，便命令道：将活孩子劈成两半，分给两个女人。这时一个女人赞成劈，另一个女人反对劈，情愿把孩子给对方。所罗门立即作出判决：把活孩子交给那个反对劈的女人，因为她是孩子真正的母亲。这个故事赞颂所罗门的机智聪明，断案如神，他不为表面现象和花言巧语所迷惑，紧紧抓住真母亲爱自己孩子这个关键所在，使问题迎刃而解。

《旧约》中的诗歌成就很高，《耶利米哀歌》相传为先知耶利米所作。他是一个感情丰富、忧国忧民的诗人。他的五首哀歌写于“巴比伦之囚”以后，旨在哀悼耶路撒冷城的陷落以及人民被掳的悲剧。如《耶路撒冷之愁》，主要写耶路撒冷所遭到的浩劫，生动而逼真地描绘出一幅国破家亡、妻离子散的悲惨图画。这首诗运用对比手法，把耶路撒冷的过去和现在加以对比，并将它拟人化，从而加强了诗歌的艺术效果。《耶利米哀歌》充满爱国的思想和哀伤的情调，被后人认为是希伯来诗歌的顶峰，并尊称为希伯来民族之绝唱。《雅歌》共有六首，从头至尾采用新郎和新娘对唱的形式。新郎像是牧羊人，新娘也像是劳动者。这些诗歌大胆、热情、奔放，双方都在热烈地追求爱情，享受爱情。在表现手法上也有自己的鲜明特点，其中最突出的是善于使用比喻的手法，大量用当时希伯来人在实际生活中最常见、最熟悉的东西，用他们认为最美丽、最可爱的东西作为比喻，来描绘新娘的美。

《旧约》中的小说产生较晚，最早出现的小说是《路得记》。它写的是摩押女子路得的故事。路得在丈夫死后，执意跟随婆婆离开故土来到以色列生活。为了养活婆婆，她到波阿斯的地里去拾麦穗。波阿斯对路得颇有好感，便尽量照顾她；路得也喜欢波阿斯的慷慨大方，就遵照婆婆的吩咐主动和他接近。于是这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他们的曾孙便是希伯来的第二任国王——大卫。这篇小说赞美了异族通婚，不同民族的人互相关爱的精神，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它的写作方法属朴素的写实主义，人物刻画具体细致，故事情节完整复杂，环境描写形象生动，初步具备了短篇小说的条件。

《旧约》中可以归为戏剧的作品是《约伯记》。主人公约伯是一个行为严谨、敬畏上帝的义人。撒旦认为约伯是有利可图才敬畏上帝，但上帝却深知他的忠诚。为了证实这一点，上帝准许撒旦去试验约伯。撒旦先让约伯失去一切所有，又让约伯长了一身毒疮；可是约伯对上帝仍然忠诚。不过，约伯不明白上帝为什么要让他这样受苦，因而也有怨言。这篇作品充满哲理，发人深省，它受到许多研究者的重视和赞美。

《旧约》中有一种特殊文体——预言，即先知所传达的上帝的信息或代表上帝所作的发言。先知预言在《旧约》中占有很大比重，如《阿摩司书》的作者阿摩司是一个热情、勇敢、直言不讳的先知，生活于公元前8世纪中期。从表面上看，当时国家繁荣兴旺，宗教生活显著，人民安居乐业。但阿摩司却透过表面的繁荣看出内部的腐败，并且预见到以色列将会因此受到严重惩罚。后来的历史发展证实了他的预言。此外，他对君王和富人道德败坏、欺压穷人的指责，具有重要价值。从文体上说，阿摩司的预言是热情洋溢、风格直率的诗文。

《旧约》中还有另外一种文体——箴言，《箴言》卷即是这类作品的汇编。它内容丰富，所涉及的方面很广，有歌颂和崇拜上帝的，有颂扬和劝戒君王的，有反映阶级分化和贫富悬殊的，也有不少谈论修身养性之道的。关于修身养性之道，有的倡导谦虚，颂赞智慧；有的提倡勤勉，反对懒惰；有的戒避淫乱；有的反对酗酒；等等。这些都是希伯来人社会经验教训的艺术结晶，不仅对当时人是至

理名言，对今天的读者也不无教益。《箴言》在艺术表现上也有特色。它主要采用简洁的格言体裁，言简意赅，深邃隽永，耐人寻味；有时也通过具体的事物和贴切的比喻，甚至有趣的故事和生动的形象说明道理，达到劝戒的目的。

《旧约》文学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宗教性、悲剧性、民间性和浪漫性。它通篇充满浓厚的爱国思想和强烈的民族感情。如在神话传说中，宣传希伯来人是上帝的特选子民，是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的嫡系子孙；在历史故事中，歌颂摩西、参孙和大卫等一系列救民族出水火的英雄人物；在诗歌中，洋溢着澎湃的爱国热情，特别是那些哀叹希伯来人被掳的作品具有动人心魄的力量；在小说中，赞美了犹太女子以斯帖依靠勇敢和机智拯救同胞的英勇行为；在预言中，表现了阿摩司等忧国忧民的先知对于祖国前途和民族命运的无限关切等等。

《旧约》与宗教信仰有密切联系。这是因为该书不是作为一部文学作品编辑起来的，而是作为一部宗教典籍编辑而成的。所以，编者自然就要尽力体现自己的宗教意图，将收入其中的所有作品都纳入宗教教义框架之内，使其都能够体现宗教教义。正因为如此，该书自始至终围绕一个中心展开，即歌颂上帝，崇拜上帝，以上帝为主宰，以上帝为核心。忠于上帝被说成是人们的基本信条，被看成是衡量是非和区分善恶的基本原则，而是与非、善与恶的冲突则构成该书的基本冲突。

《旧约》以悲哀为基调，其中几乎没有喜剧成分，没有幽默因素，甚至很少有引人发笑的地方。这种悲剧性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表现由于个人的不幸所引起的悲哀，二是表现由于民族的不幸所引起的悲哀；一般来说，后者比前者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说，《旧约》的悲剧性是与民族性有联系的，正因为希伯来以亡国而告终，所以希伯来人创作的作品既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又具有强烈的悲剧性。

《旧约》中的大部分作品都在人民口头创作的基础上加工整理而成，因而具有浓郁的民间文学色彩。据考证，该书中仅有少数作品为个人所作，大多数作品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尽管其中有些卷记载着作者的姓名，可是这些说法未必可靠。

《旧约》中的许多作品，特别是那些歌颂民族英雄的作品，都具有鲜明的浪漫情调，带有浓重的浪漫色彩。这种浪漫性与其民族性是密切相关的。如《出埃及记》通过摩西在出埃及过程中创造的种种奇迹，把摩西描绘成一个神奇、浪漫的民族英雄形象。这种浪漫性还与其宗教性联系密切，即那些讴歌民族英雄的作品，同时也是讴歌上帝的作品，而上帝乃是这些民族英雄在危难关头表现出奇迹的主宰和动力。总之，英雄人物都与上帝联系在一起，都具有一定的神秘色彩，都是作者通过想象、夸张等表现手法塑造而成的。

《旧约》不不仅是希伯来文学的瑰宝，也是世界文学的重要遗产。对东、西方文学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希伯来地处亚洲的西南部，《旧约》以及《新约》、《次经》、《伪经》和《死海古卷》等宗教典籍，广泛地吸收了这一地区各文明古国文学精华，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这一地区各文明古国文学的结晶。由于基督教在西方各国广泛传播的关系，《旧约》对西方文学的影响远甚于对东方文学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题材、结构、技巧和语言等浅层次上，而且体现在思想和精神（如人性、理性、罪恶和救赎）等深层次上。总体而言，近现代西方文学继承了两个传统，一是希腊和罗马的古代传统，二是希伯来和基督教的中世纪传统，即所谓“二希”。

文章来源：社科院外文所 何乃英

